

學 嫂 園 地

我當了農女

薛張表麗

本文作者薛張表麗女士係民二十三級校友薛履坦學長夫人，薛學長應聯合國之聘於民國五十三年十月赴非洲烏干達主持該國水利工程。薛學嫂隨同前往，定居於距首都坎柏拉四百多公里橫互於赤道上的山國鄉下，因生活上的需要，胼手胝足墾荒蒔菜，經過一段辛勤的耕耘，成果輝煌，實不愧為炎黃子孫。本文原刊載於本年二月七日聯合報之「聯合副刊」上，薛學嫂剪寄葉佩蘭大姐轉送本刊登載。薛學嫂並請代向此間友好致候——編者。

薛學長通信處為：

Mr. & Mrs. L. T. Asueh
P.O. Box 8
Kasese, Uganda

去年十月，當我正在收拾行李，準備隨外子動身來東非時，許多朋友都勸我：「哎呀！你看起來像個嬌生慣養的人，怎能到那種未開化的地方去？我們勸你還是放棄這個可怕的主意吧。你的身體也不能算很結實；且那邊又無中國食物。你怎能過得慣？畢竟你

已不屬於那類經得起折磨的年輕人了！」
「那邊既受過英國保護，當然以前有外人去過。我想人家能够生活下去，我也總可以對付吧。此去，我們準備住在他們的首都；因為，無論一個國家已否開化，首都總不會差到那兒去的，你們放心吧。」我又加句：「假使真的沒有東西吃，我會在花園裏自己種的！」
朋友們對我塗着紅指甲的一雙手望望，不信似的搖搖頭。
抵此後，一打聽；才知聯合國指定外子工作的地點，距離首都「坎柏拉」還有四百多公里呢。我不能躲在首都享福，而祇讓外子一人吃苦；只得硬了頭皮在此橫互於赤道上的山國鄉下定居下來，那是今年四月初的事。
新居位在羣山環抱中，能俯瞰「喬其湖」和「伊利薩白女皇國家公園」；是山谷盆地的一個谷口，屋從溪水潺潺，四圍終日有白雲徜徉着，確稱得上是神仰洞府！
只是我們原屬凡夫俗子，又豈能不食人間烟火？為此，每週一次，我們總得要驅車至四十多公里遠的銅鑛區商店，採購些雞蛋、肉類、罐頭及有數的幾樣蔬菜。

山徑是蜿蜒、曲折的土路，一逢天雨就泥濘不堪，交通幾乎被封鎖住。常常，好幾天都不能得到一點新鮮的蔬菜佐膳。我驕地記起了會對朋友誇下的海口

——自己種！

要種植還不容易，屋外有的空地；你要闢幾畝就幾畝但經我仔細觀察了一番：屋的四週已略被那印度包工鋤鏟過的土地內，不是已有碎石，就摻雜着洋灰；似乎不大適宜種植。況且開門就是菜畦，未免太合乎實際了些！

看來看去，如果留出了汽車道，我設計中的大花園後；只有屋右與前側略遠處作為我的菜園，較為理想，可是，屋右是個濃密的荆棘林，且有不少比我那五呎二吋身體要高得多的荒草與象草（烏干達特產，去掉大葉子，略可代替竹竿用，但不耐久）。前側有仙人掌樹，也有一大簇野生植物蔓延地滋長着。

我嘆了一口氣，問外子：「你可否幫我找些工人來開墾？我想要實行自耕自給的計劃。」

「你願意在此永久居住下去——學愚公移山？」他似笑非笑地：「水的問題還未解決。太太，我看你還是多休息休息，少動些腦筋！」

「可是沒有東西吃呀！」
「你要吃什麼？買不到新鮮貨，吃罐頭、錫紙包的現成貨，不是更加簡單、方便！」

「可是貴而不好吃嘛，而且又無營業價值。」
「你要，你自己去想辦法；我沒有這樣空——去墾地！」他坐在沙發上把腿一翹，以一本大雜誌來擋住我的目光。

我猜，天一定曉得：吃飯時，愛挑剔的不是我。

自以為很洋化，吃菜却要十足中國化的也不是我！
「既然問道於盲」我自我安慰：「我就獨斷獨行了。」

過幾天，我去二十公里外的小鎮上買了些鋤頭、鏟子、刀斧之類用具，僱了一名工人準備着手開墾。
第一日，我興沖沖地換上了全套工作服，套上長統靴——完全以一個雄糾糾的姿態隨着工人步入長草堆中。我已忘了自己是誰，只以為是位歷史上的大探險家或者是電影上的那種拓荒者；半點恐懼也沒有。幸好沒有遇到毒蛇，否則可能立即要嚇昏而回復到連螞蟻都會害怕的真正的我呢。

起初幾天，我叫那工人把荆棘樹、巨大的象草、仙人掌及一些壯觀的野生植物用刀斧砍去，曝露兩三日，然後趁着午後炙人的陽光下，點起幾把火，把那些障礙物「畢畢、卜卜」地燒個一乾二淨。待涼後，教工人，不，是我的園丁，把土地分成一小塊、一小塊去掘掉殘根，移去碎石，然後去附近覓來一些較宜耕種的土壤拌入和勻；儘着需要的程序，先、後地做成一個個的菜畦。

蜥蜴、奇異的爬蟲，大螞蟻及各式各樣的怪蟲都在已經或正在進行中及未曾開墾的土地上出現；我眯着眼睛，讓睫毛作為屏障，不敢稍稍露出一些退縮的樣子，隨着園丁鋤頭的翻動，一種黑色似墨紋而體積較大的小昆蟲，奪土而出，散佈，飛翔於近地的空際，於是我的手臂、雙腿、顏面……只要裸露的地方，

立刻受到它們的襲擊；奇癢難熬，旋即變成一塊塊的紅腫。這些紅塊造成的癢度，真不會輸過於渾身得了疥癬；它們沒休止的發作，擾得人家六神無主的；最苦是睡在床上，根本無法安眠，幾乎要變神經病；好久才得痊癒，却留下一塊塊黑疤痕。

此地土人倒頗馴良，對外國人有莫名的謙恭與服從。但生性較懶惰，罕有自動工作的精神。因此當每一件工作將開始，正在進行或快完成時，你隨時得在旁督促；否則事倍功半。

自打算耕種開始，我就想起種子問題；恨只恨離臺時匆匆就道，未曾帶有祖國菜子，郵寄費事又慢，遠水救不及近火，仔細思量，也只有在此覓尋了。

終於，在土人市場買到了一些南瓜，乾的絲瓜條、豌豆、花豆、洋蔥、番茄、老薑、吃或用了一部份，把其餘的趕快播種下地。又在小鎮的雜貨店內發現了些蘿蔔、黃瓜及包心菜的子，也忙着撒下苗床去。

以後，祇要有機會見到一種可吃的植物，我立刻會轉念頭：它是否可播種——有子、塊莖或根？甚至被人邀請，難得去旅社的食堂吃一次飯時，都是如此。這瘋狂的程度無異於一個考古學家遇到了一堆一萬年前留下來的古物那樣。

好了，每天晨昏親自努力灌溉，播下去的種子或球根終於露芽，吐葉而欣欣向榮了。我的高興宛若一個年輕媽媽乍見了她的初生兒。

乘着一個傍晚時分，囑園丁把已準備好的菜畦再

剛剛開頭不久，正遇上此地的雨季，一兩天或三天內總有一陣大雨，那時泥土鬆軟軟，種下去的東西經常保持一片嫩綠；一天換一個進展情形。我想：「當個農夫還不難啊！」

雨季過後，發覺生長速度減低了，該開花結實的也都那麼瘦小；新結的番茄還未變紅，裏層長了一包膿水而報廢了；難得成黃紅色時，不被鳥類啄去，就是暗間被地鼠偷吃掉。許多菜蔬長到一大半却忽然自根斷去。手頭沒有一本關於農作物及蔬菜方面常識的參考書，兀目生氣當年父母為何不讓我讀農職之類學校，可以學以致用，否則我以前唸書的那所大學，不也有個免全費的「墾殖專修科」嗎？唉，可是！

挖空腦子去想，憑着恍惚的知識：替番茄加了些草木灰，又換了一種殺蟲劑。買到一隻捕風器，囑助手在泥土內翻掘，弄死一些怪樣的蟲。又督教他如何去掘一個深坑，利用廚房廢物、枯枝、殘葉等作些堆肥。再托人經常去有長角牛出入之處取了不少陳牛糞來待用。

到了七月左右，是這裏一年中最乾的季節，半月不見一點甘霖是常事。赤道陽光也毫不因為我是個新農夫而予以通融；反而拼命地發揮無比慍悍、兇猛的威力，常常剛灌過水的泥土仍像礫石一般乾硬，那條溪水的水位逐漸下降，我們的抽水機因工作頻繁而時時發生故障。此時此地，連用水都起了恐慌，又怎能談到灌溉？我只怕外子發話，悶聲不響地埋頭苦幹，

掘鬆一次；我就應用了切蛋糕的技術及「填方格子」的本領把一株株幼苗移植至菜畦。

當我在作示範表演給我的園丁（助手）看時，也許是出於好奇心，我們的三家鄰居先生都跑來參觀。

我故意將右臂揮舞得小鏟子格外地用勁，使幼苗站在菜畦內——一排排簡直像是練操的兵士一樣整齊；裝成完全是一種行家的樣子，我對參觀者說：

「知道麼，最早懂得耕種的是中國人，最優良的農業技術產生在中國，最肯刻苦耐勞的好農夫也是中國人？」頓一下，我繼續說：「我們不是派遣了不少的農耕隊在非洲各國嗎？他們貢獻良多！可惜此地沒有，否則你們——」

「喲，」其中一位說：「這兒不也有一支獨人農耕隊嗎？」大家笑了。我的臉有些發燒，因為我一吹完，馬上發現這三位仁兄不都是聯合國派來此地工作——名符其實的農業專家！

為了維護祖國聲譽，也為了要讓我那連袖手旁觀都不肯觀一下的外子對我的神通廣大感到些驚異，更為了種植是針對目前的需求，我簡直似條被鞭子不住在抽着的犁牛：工作、工作、再工作！

常常，當助手躲懶一旁或樹蔭下抽煙，甚至早已返屋去休息時，我仍舊不忘為這些新移植的幼苗多澆一遍水，或為那幾棵舊種的鬆土，摘去一些不必要留下的葉、枝或芽，為已受害的植物噴上一些殺蟲劑，已半倒的扶正並支撐椿子。

採取「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政策去鼓勵我的助手與天搏鬥，做到每一滴水都要充份利用，並出動他的家人，穿過森林去汲取些溪水來挽救那些垂頭喪氣的菜蔬。

我那原本不白的皮膚，因赤道陽光過強而由淡黃變深黃而終於轉成了棕色。新舊、愈積愈多的黑疤，早已並不十分顯明了，但我跑跳於烈日下如故。終於因過份勞累，舊病復發了幾回，然我強忍着，祇是偷偷休息，積極自療；不願意使外子與我的助手得悉。

土人的耕種法是靠天保佑的，大旱季時，附近的人連食糧都無來源，更談不上蔬菜了。但在我這個田園，居然仍有茄子、菜菔、南瓜、小紅蘿蔔、菜花、四季豆……供應呢。最特色的是一種鑲紫那、白色地球形的蕪菁，最大的比飯碗還大；人吃人讚。雖然外子未出力，仍冠上他的姓氏，命名為「Hsueh, Tunipi」。就是我田園裏的小精靈們，使我們平安渡過了那一段艱難的旱季。

記得當我第一次以豌豆苗（在臺也不常吃）作出一碗番茄、肉絲蛋花湯端上時，外子忘形地叫了起來：「哪裏來的？好香，又漂亮，味道不錯嘛！」

但是我總有個感覺：外子吃新鮮菜時在味覺、嗅覺上的享受根本不能與我耕耘上收穫的樂趣比較的。瞧！每日幾次，我一定大踏步去巡視我的菜圃。這時心田內的驕傲與滿足——儼然是個國王在檢閱他的軍

隊與財富。看吧！當一些豆莢、瓜類悄悄地爬上架子，當泥土下早爲他埋下了寶藏而突然地被他發現，當捲心菜像個小宮女用綠圍裙包圍住她剛發育的玉體，當茄子、青椒、番茄及葫蘆等穿着各式合她們身份的制服向他報到時的那副俏皮神氣……這些情趣不是身歷其境的人又豈能完全了解與領會！

現在，水的問題已經解決，蔬菜在精益求精下，樣數、名堂也愈來愈多。土人的劣等貨早已被淘汰。爲着「求才心切」竟與肯亞內羅比的一家東非最大（世界最大之一）的種子行攀上了關係，經過兩次書信往返，他們已將我的大名列入了基本戶而開給我一個信用帳戶：不付錢，也可提貨呢！最近，忽然得到一筆意外收入——中興大學農學院的種子。一拆包，我趕快將聞名全球的「中國白菜」下了苗床，因與她闊別一年多，實在思念。

看到這裏，也許有人要問：「你究竟種了多少東西？你如何去處理你的成果？」

讓我回答您：小女去肯亞上學了。通常祇有「兩老」，要吃多少菜？祇不過我天生有雙軟軟、胖胖的手，常常準備得總略爲超出自己真正需要的就是了。

處理辦法是：①無條件贈送給附近真正需要這些成果的人。因爲我希望能讓中國人善良與友愛的種子，在大家心裏發芽、成長。②雖此不遠的銅鑛區裏，有些木工僱胞，他們自幼離開祖國，胼手胝足，嘗

徵信

韓佩璋學長非洲利比亞寄語

久未寄函台灣、對台北極爲緣念，尤以公共工程局舊日同事及交大校友常在念中，請段清濤兄將此信轉知諸友好。

去年工作最重時會同時兼辦八處工地，而工地相距八〇〇公里，全賴日夜奔走，幸能妥善照應。尤以最近完工之（一）皇宮內排水系統（設計及施工）（二）皇宮附近海水浴場（御用）、公路等二項新工，謬蒙利國王之贊許，利國侍衛長當公路副總局長及弟之面，轉達嘉許之意，利國交通部長也沾光榮。來後至今已完成新工四處，計三條公路共長五〇公里（各爲20、14、16等公里）。目前手中經辦正在施工者計（一）主要幹道三四公里一條，（二）六公里縣道一條，（三）新建房屋四處，（四）通往沙漠國王故鄉新建公路二五六公里之繼續施工及維護等四項新工。此等工作須至明年九月始能陸續完工，但又派給新建主要幹道三〇公里工作一項，目前正緊張籌措開工中，十日後即將動工矣，謹將工作情形呈告如上。

學弟 韓佩璋 四月一日

盡了飄泊之苦。此地政府與我國無邦交；共匪對僑胞，除了榨取僑匯，從未有什麼照顧。剛好我在這裏，爲什麼不給他們多嚐些真正祖國風味的溫暖人情，以撫慰他們歷盡滄桑的心靈？

此刻，十二月的烈日仍毫不含糊地逼視於我的菜圃。我獨自站在山岡上，互握着棕色起繭的雙手，不禁地朝着東方呼叫：「黃帝、神農氏，我的老祖宗啊！作爲您們的從裔，也許還不大够格，但我的確已盡了我最大的努力了！」

屋頂工程包辦

中央標準®高壓水泥瓦

高壓防濕地拔磚 水泥花磚 水泥安全瓦
水泥理想瓦 水泥土管 水泥空心磚 各種建材

新興水泥瓦工廠

廠址：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八三〇號

電話：一一八一號

胡興變學長塞普魯士來鴻

葉子鎬學長囑提筆報導塞島風光，甚覺惶恐，這隻枯筆無論怎樣也寫不出比徐修惠兄前此所發表的更好的了，這也是稽延復信的原因。

弟之生活仍舊一樣刻板，常常呆在一個地方三個月不走動，見聞極爲有限，早出晚歸，天天如此，也不知爲何而忙，工作並無心得可言，祇是比起國內來少些時間開會與應付手續而已，此間人民生活偏重西方，汽車電視幾乎每家（中上級者）都有，滿街都是，祇是城市街道還趕不上時代需要，極不配合，人民消費水準相當高，但稍有能行者都遠行，因本國薪津太低，全國無大學，據說辦大學恐製造高等無業遊民，反不如視需要開條件聘用外籍人員劃得來，中學教育則極爲普遍，畢業後如有能力便紛往英國、希臘、土爾其進大學。

修惠兄對弟照顧無微不至，使感到無上安慰，徐夫人更是能幹，除忙於與高級人員眷屬社交應酬外，把家庭治理得一絲不亂，幫了徐兄不少忙，二位公子及一位姪女在英國學校上學，均名列前茅。

下半年是否續約尚在發展階段中，如內子希望來此，或不願遠行，而可以自己在臺照料，則弟將有意